春秋傳注

春秋傳註卷四 起昭公盡哀公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尋宋之盟也虢鄭地

三月取鄆

乘莒亂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蔡景公母弟鍼實坍于景懼選而奔則秦伯與鍼俱有過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毀車為卒自此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左傳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納之展輿以吳出奔吳前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似去疾長者然而展輿已立為世子又廢似展輿嫡出者然則二人之後莒無優絀也展輿與弒而立為

君踰年歷八九月而葬不稱爵者杜註曰據傳莫弑者與會諸侯則稱爵此未會故不稱也按會而稱爵者鐵壺所謂已成君不能沒其實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楚子有疾楚子康王之子公子圍其親叔父也入問疾縊而弒之自立以疾終赴于諸侯公子比亦其親叔父也經隨書出奔則楚子之卒有故可見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杜註公郎位也

夏叔弓如晉

左傳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將爲亂子産數其應死之罪乃縊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乃還鐵壺氏曰襄公末年如楚歸以季氏取卞幾不敢入子野之卒又闇昧不明未必非懼公之洩于晉而阻之已乃自往結好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寵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毛氏傳曰楚子于弒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爲申之會左傳稱使如晉求諸侯而晉許之又時鄭伯許男原如楚遂强留之以待會然齊晉魯衛曹邾燕秦諸國並無一與但其舊屬及夷蠻小國而已楚靈雖侈而實絀矣左傳徐子吳所出楚疑其貳故執之鐵壺氏曰春秋之初天王猶小有征伐至子突救衛以後則無聞焉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是天子之微而諸侯之恣也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怠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

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自昭以至定哀則列國之衰而吳楚之橫也隱桓莊之世諸侯之特相盟交相伐者籍籍焉桓文既霸則咸自戢矣及定哀而特相盟交相伐者不異於春秋之初則霸統之既絶也齊桓既沒以及靈成景厲之閒晉霸中衰則間之而私會盟私侵伐盡紀散則衆亂也及其季也會于申而天下之諸侯摇于楚矣滅陳滅蔡伐吳誅齊慶封而天下之征伐移于楚矣又其季也入郢敗齊伐魯伐陳遷蔡藩衛侯會于黄池而天下之會盟征伐移于吳矣鄉非楚敗而吳暴亡吾不識其勢之所終極

也夫以天下諸侯之衆而不能支吳楚者非力弱也其紀散則勢衰耳定之四年會于召陵者十八國雖桓文所資以屈楚不若是之衆也方是時晉有六卿齊有陳氏魯有三桓宋衛陳鄭皆有强家各固其私不力公事故未見楚鋒而已渙然自離喪矣一國之紀散則無以率臣民覇者之紀散則無以屬諸侯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按會序徐子于滕頓諸國之上而稱爵終乃執之者蓋楚靈震嚇諸侯以爲吾所執者非細弱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毛氏傳曰楚效晉摟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也左傳楚圍吳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賴小國名

九月取鄫

左傳莒亂去疾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卑公室也襄十一年增舊二軍爲三軍今以霸王賦重又舍去中軍之衆分屬上下二軍仍稱二

軍其賦稅又變前之三分公室者而四分之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則魯公尺土一民莫之有矣故曰卑公室鐵壺氏曰傳載清之役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當是季氏爲一軍孟叔共一軍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以爲貳于吳也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重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將止

公范獻子曰人朝而執之不可請歸之而以師討焉

胡傳曰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懲不義也邑而書及者穀梁曰以大及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敗之杜註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楚逼之也猶晉之逼吳以懲楚也越稱人大夫常壽過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毛氏傳曰晉將爲莒討魯而不果討因謝之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公逐之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爲吳所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謀納簡公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毛氏傳曰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乃求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蒙上伐燕文也然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與齊平以求盟自燕也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召魯魯往

叔孫舍如齊涖盟

正義曰魯與齊隣公遣適楚慮其或來侵我遣使與之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生太子偃師次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哀公屬諸司徒招及公子過公有

厲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憂恚自縊鐵壺氏曰所殺世子也故不與兩下相殺等然不書弑者陳侯未卒世子又不等於君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虒祁宮成也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陳干徵師訃哀公喪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出奔鐵壺氏曰其

不曰陳圉何也奔而以名係國則與鄭忽曹羈相混疑于世子偃師既死羣公子爭立而圉爲世子之母弟矣惟稱公子然後知其爲招所欲立以代世子者而懼楚以奔也

秋蒐于紅

杜註紅魯地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李于鱗曰此三家既分公室假軍禮以數軍實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謝罪于過故得放而又殺其黨孔奐

葬陳哀公

左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杜註時楚滅陳爲縣在陳故往會之非行會禮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左傳邑郎城父

毛氏傳曰陳既爲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莊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二十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未嘗以都邑也即本國記災皆關宮社如御廩新宮雉門亳社之類並無及都邑者況災必有告此時陳既不告而楚必無以縣災而來告者乃特書陳災分明以國與陳矣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連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蓋惡强楚傷衰霸閔神明之裔書一陳字而歎息之聲具焉若不告而書者以擬弓歸知之也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杜註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修盛聘以將之

冬築郎囿

郎地築苑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毛氏傳曰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同爲惠族皆嗜酒信内多怨强於陳鮑氏而惡之或告子旗與子良將攻陳鮑氏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刼公而使之助

已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之欒高皆來奔彊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為氏故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改經齊字為晉字何也況此一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也是時陳鮑分二氏之家陳桓子用晏子言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且公族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

益其祿厚給其衣屨幃幄器用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

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季氏伐莒取郠而用俘以祭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按叔弓間于季孟之間而伐莒蓋以會葬晉平不敢使散卿往故叔孫舍如晉而弓代將也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毛氏傳曰春秋國君死與被弒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事荒謬而無確人因畧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書名者是蔡侯之必書般所固然也祗楚子不名則似以尊蔑卑如宋公殺太子痤晉侯殺世子申生類非敵體之例而敵體

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爲創例亦加殺之書以名誅楚靈之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前不言大此書大者前重數車徒未盡蒐之制至此乃盡其制故自稱大也接夫人歸氏薨書之并著三家不忌君之逆也按春秋四公無嫡夫人薨葬閔未娶也襄定哀薨皆卒于春秋之後也惲皐聞曰唐愼微證類本草載魯定公母服五加皮酒致不死亦襄夫人長年之一證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左傳晉謀救蔡而不能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公葬生母不慼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用隱太子于岡山楚靈無道極矣滅蔡爲縣以其弟棄疾爲蔡公疏曰君死而國被圍未能以禮卽位故稱世子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此齊又納北燕伯款也陽左傳作唐今中山唐縣是也鐵壺氏曰或謂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弃弃又言納爲内不受之辭我北陽賾之納尚爲內不受則不當書世子況北燕伯國其所自有者乎書納某于某地者難辭也言拒于强臣逆子而不得遽返其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卽位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或譖成熊于楚子成熊知之懷寵而不行遂及

於殺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季平子立不禮于費南蒯南蒯謂公子慭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代其位我以費爲公臣慭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小搆叔孫昭子于季孫令昭子自貶其三命昭子將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慭共謀季氏會公如晉慭告公而從之公至河返遣慭如晉至是蒯以費叛如齊慭還及郊聞之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傳楚靈狩于州來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次于乾谿以爲之援

晉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滅肥國俘肥子既而伐鮮虞又勝之杜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叔弓圍費爲費人所敗後十四年南氏家臣叛之蒯乃奔齊而費復歸然經但書憖奔圍費而餘俱削者見三家分披爲私室漸微之兆至其師敗其邑復皆季氏家事聖人不爲小人謀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於乾谿

鐵壺氏曰舊說皆詘比無弑心故書歸以明其非弑

非也書歸而不書入易辭耳既加以弒書歸何足以見其非弒乎謀國者棄疾以計殺虔者亦棄疾而歸獄于比何也倡亂謀弒者實比非棄疾也使比之歸本無弒心而爲棄疾所脅則當書楚公子棄疾弒其君虔于乾谿立公子比不宜釋棄疾而歸獄于比也蓋觀從假以棄疾之命召比比順其謀而來晉人皆知其歸圖君位及郊知棄疾實不與謀又與觀從盟而入襲蔡是其處心積慮成乎弒也棄疾方食見比而逃是本無亂謀而後乃爲比所脅也非棄疾則入楚弒虔之事不成非比來迫則棄疾之亂謀不生安

得不歸獄于比哉弒君未有言其地者曰于乾谿蒙上楚子伐徐之文也左傳觀從以父起爲楚所轘與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朝吳謀假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及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驚辟觀從使二子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乃徇蔡衆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已盟而遣之將帥師而從之朝吳又問蔡衆所欲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盟于鄧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及謀亂之徒如楚殺靈王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告之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潰楚靈縊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楚國不知靈王之縊也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又使走告比與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矣君可早自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鐵壺氏曰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此其目棄疾者義係于稱名也以是爲公子之相殺而非討賊也使書楚人殺比則棄疾之奸心隱矣卽于比去公子亦疑于棄疾得討賊之義矣愚按公子棄疾與公子比所弑之君乃兄弟也而公子棄疾又起而殺

所立之公子比則殺之而奪其位明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毛氏傳曰晉成虒祁宮諸侯朝而歸者多二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而假兵力以脅之則無道之甚晉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微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于良將藉強大之勢而吳辭不至既而尋盟忽治兵建而不旆已又旆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取鄆之故莒人愬于會晉

侯遂不許公與盟旣而又執季孫意如以歸又越明
公乃歸魯按宣七年黑壤之盟公至而晉侯亦不與
盟然而經不書同盟不書不與盟以爲國諱而此獨
備書而不諱者杜氏以爲此由莒愬原非國惡故不
必諱而不知用莒人以祭陰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
絶其惡已稔而魯惡至此而抑進焉夫兩惡則諱何
得矣杜註平邱衛地按平邱之會子太叔以幄幕四
十張行大國不知更多若干鄫之會吳曰宋百牢我
魯牢晉大夫過十遝想當時會盟宴享所謂行先王
之禮樂者其輿馬僕從之費牲牢幣帛之靡繹絡載

道用如泥沙子子窮黎何以供億而況至于侵伐會賦吳八百乘邾六百乘當昭十年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見新君之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而以喪不見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夫玉帛之車每兩用十人兵車則當百人八百乘爲八萬人六百乘爲六萬人微弱之魯蕞爾之邾動出數萬人且一年而數役方散而又召民之糜爛極矣封建之禍至此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陳之歸承上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文也棄疾殺

比而自立故復封巳滅之國以鳴恩以不言自楚者
楚貪利滅之則滅之楚假名復之則復之皆無道而
非法也故不言自楚也世子有之子廬太子偃師之
子吳不惟未成君並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若
其自有之者以爲義在則然楚平不得借以鳴恩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必蔡侯歸國乃赴葬而魯使人會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執其臣不便接其君也故辭之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意如舍族罪也蓋伐莒取郠雖三卿並將而實季氏專主之其貪抗不臣晉執之久而乃釋非不幸也故舍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其子郊公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郊公惡公子鐸而善公子意恢莒大夫庸鮒侯惡意恢殺之郊公奔齊鐸迎庚輿於齊立之則當書莒人殺想脫人字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此記變也有事祭也武宮即武世室成六年所立不祧之廟在五廟外故祭可專舉也毛氏傳曰去樂與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訃故祇於明日繹賓稍去籥以示哀戚謂去籥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

入而蒞事者死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覩其死而不忍樂也然樂雖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如此穀梁於此曰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謂大夫死可臨祭告變則檀弓稱柳莊之死衛獻公使其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不告故論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設簠簋而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夫但云聞君后夫人喪則定無有聞卿大夫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告而況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蔡朝吳在蔡楚費無極忌之搆蔡人使逐朝吳

徐中山曰朝吳復蔡者也故經不忍書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杜註平邱之會公不與盟意如見執今得免故往謝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取賂而還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傷晉霸之衰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

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問郯子官制仲尼年二十八見于郯子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以其貳于楚也滅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宋衛陳鄭皆火鄭裨竈亦云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楚敗吳吳又敗楚故但書戰而不書勝負也杜註長岸楚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鄅國君視稻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楚遷之而以自遷爲文許顧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甯請宋公伐邾盡

歸邾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是妄用

藥以殺其父矣故懼而出奔故經書弒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杜註皆恃晉而不事齊故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鐵壺氏曰奔未有言所自者此其言所自何蓋至是而天下之大夫其有邑與民者皆自擅而不屬于公也　是年子產卒距子產幼時諫其父子國毋侵蔡自役四十四年蓋卒時六十上下也孔子時年三十一歲蘧伯玉辟孫甯弒君從近關出至此三十八年是晏平仲子產蘧伯玉皆孔子父行而友之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縶者衛靈公同母兄也縶奪齊豹司寇與食邑而欲去北宮喜與褚師圃故三人皆欲殺縶會宋公子朝仕衛與衛侯嫡母宣姜通不安因同作亂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豹伏甲殺之衛侯奔死鳥既而北宮喜反正伐齊氏滅之衛侯與喜盟彭水之上并盟國人而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晉殺宣姜書盜者豹奪官與邑亦微矣而賊殺君兄是盜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向甯華定遂先爲亂

公攻之出奔當時宋齊晉魯諸大國皆世卿世祿紛

然叛亂封建之弊如此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杜註晉頃公卽位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傳曰襄二十八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戚不書

衛南里繫宋何也戚其所食私邑也傳稱華氏入居

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守之則南里

宋國城之里名也故係之宋以見其叛逆之甚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傳楚費無極取貨于朱之叔父東國使國人去朱而立東國春秋之季晉楚失霸以至淪亡皆其臣瀆貨所致大學曰務財用者災害並至小人可近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以晉有新君往朝而晉以將伐鮮虞辭公使歸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敗而出奔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昭十五年景王太子壽卒其次曰猛杜註謂之次正蓋太子壽之母弟或穆后姪娣之子也觀經書單子劉子以王猛晉人以師助之及猛卒而繼立者稱天王且閔馬父曰子朝奸景之命是必壽卒即立猛矣

是正也又有庶子子朝長于猛左傳謂有寵于景王又謂子朝欲立之言亂又經書尹氏立王子朝奔楚可知爲不正也兩各有黨相爭殺五年而後定故曰王室亂毛氏傳曰春秋紀實事未有空撮其義者今叔鞅自京師來言王室事遂特書曰王室亂正義曰宗國之變周也且子頹叔帶之變雖動兵戎而王朝子弟百官互殺衆戮未有紛亂之甚如此者誠哉亂也其事記之詳者以叔鞅往而後戍周城成周魯皆與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王室亂之事也左傳劉獻公之子蚠新繼獻公爲卿士與單穆公旗同輔子猛乘景王崩時見猛于喪次殺子朝之傅賓起而與羣王子盟于單氏及葬景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其黨羣王子欲取猛而殺單子單子乃逆悼王猛于莊宮殺羣王子之追已者以王如平時如圃車次于皇告急于晉其稱王者天子諸侯既葬皆稱君景王既葬則自宜稱王然不稱天王而且猶稱名則以天子七月葬茲雖葬而未及七月且以亂故未能行即位之禮故稱名比之鄭忽

鄭突子野子般之例以未成君之禮處之其後仍稱王子不書崩而書卒皆以是也居者亦天子出奔之名與襄王出居鄭敬王居于狄泉例同鐵壺氏曰襄王書出越在鄭地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不書出畿內也王猛敬王皆單劉左右之而或書以或不書以何也以未踰年之子猶可言也以天王則未可訓也且王猛時尚未知誰爲當立者以出入者獨單劉耳敬王之立則晉人問于介衆而辭子朝名義顯著歸心者不獨單劉矣春秋之書微而顯此其凡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單子使王子處守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于王城之市既而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單子伐平之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毛氏傳曰王之出入屢有勝敗其得直入王城者多藉晉功而經不書者不予晉也晉爲長伯當王室不靖自宜釋其位以勤王事翦滅亂災卽不然而摟伐習成亦當借共王之名以統率從事乃祇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戍卒以應掌故此則無君之甚者然猶不沒其善而予後之圖郊仍書晉人以表之按王城卽郟鄏武

王定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爲都者其地在河南縣後

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即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民者

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以至景王皆居

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黨多

據王城徙居成周故經二十六年書入成周其地在

王城東莨宏所謂東王大克是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敬王即位杜云王子猛母弟王子匄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道經武城武城人以不假道故伐而取之獲邾大夫三人邾子愬于晉晉人來討故叔孫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且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有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去衆與兵而立于朝示以必死宣子始勿與令叔孫與子服各居一館使士伯聽其辭並執叔孫子服先使邾子歸館叔孫于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覊之

一年毛氏曰晉之惡辱之辱極矣傳又載范獻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若不解以兩冠與之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祈免叔孫叔孫誘其貨匿之不使出吏人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犬弗與及將歸殺而與食之其以禮自持不詘彊禦如此

晉人圍郊

左傳王使告閒晉人還郊朝所據邑也書圍郊褒晉之功也書晉人貶晉使微者來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庚輿虐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頓胡六小國從楚禦吳吳公子光犯胡沈與陳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許蔡頓亦奔楚師大奔毛氏傳曰國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如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爲生獲哀十一年獲齊國書爲死獲雞父杜註楚地

天王居于狄泉

杜註敬王辟子朝也狄泉在成周

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敗劉單之師立王子朝于王城尹亦世卿不稱

子者貶其惡也王子猶公子庶子之稱也

八月乙未地震

正義曰魯地震然左傳云子朝之黨南宫極震死則

周亦同震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爲叔孫舍如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不如意如之去氏者舍無罪也左傳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則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行禮遂受禮而歸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胡傳巢楚人之附庸實邑之也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踵之而邊人不備遂滅巢沈尹戌曰幾如

是而不及郢　是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介衆
皆言子朝曲乃辭其使子太叔相鄭伯如晉見范獻
子曰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獻子乃與宣子謀徵會
諸侯期以明年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聘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

八日明年納王黃父即黑壤

有鸜鵒來朝

毛氏傳曰鸜鵒不踰濟且穴鳥今來一異巢又一異

左傳師己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

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

喪勞宋父以驕稠昭公也宋定公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毛氏傳曰他國君被逐曰出奔我君被逐曰孫雖昭

公自斧不鬬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出國則
君被逐矣此周昭公之童心乳臭然而季孫之逆仲
叔二氏之黨罪無君第書事而義自見焉左傳季平
子庶叔父季公鳥之妻有淫行惡公若與公思展申
夜姑之相其室譖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拘展與夜
姑殺之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以金爲距平
子怒侵郈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爲
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會而季
氏反執之會將禘襄公習萬者不之公而之季氏衆
惡之公若乃告之公子務人謀去季氏公始難之告

臧孫未許也郈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子家子曰不
可公室失民數世矣讒人以君僥倖事不克而君受
之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聽值叔孫昭子如闞公居
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待于沂
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
家子曰君許之政之所在衆用命焉日將與而奸慝
作事去矣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
氏之司馬言于衆曰季氏之有無于我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帥徒以西北隅以
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

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君止諸臣叔公而負罪以去君無與也意如不敢不改也公曰吾不忍也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州范註曰陽州齊境上之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魯之臧昭伯率從者以盟曰明罪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負罪去公通內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爲有罪且勿通內外吾何敢盟范註野井齊地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既而平子有異志昭子大恚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七日無疾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按公之出也原非季氏逐公苟幡然迎入或公自歸而季氏引罪服事皆可相安而終于乾侯者非天也人也以從亡者之

必不願公歸也從亡者計滅季氏則必無計而從公以歸則以首難圖季意季氏必不忘讐此所以持公于外爲護身符也公不忍于小人愚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宋元公謀納公如晉未出宋而卒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取魯鄆邑以居公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取魯貨季氏貨梁邱據據沮之請先興師以卜之使師從公圍成經不書齊師者齊意未必爲公也不書孟季之師抗者圍成而不克知其抗逆也成孟氏邑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齊謀納公也嗟乎魯侯固庸愚而齊侯志納魯君乃爲其佞臣所欺亦庸愚耳何濟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單劉與子朝師互有勝負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毛氏傳曰不書晉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弟傳國以及季子夷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爲諸樊之子

當立乃享王僚使鱄設諸置劍魚腹弒之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而為左師費無極右領鄢將師所惡無極譖于令尹子常命鄢將師攻殺郤氏且爇之國人大謗子常乃殺費鄢盡滅其族以悅于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令戍周宋衛固請納魯公范鞅取貨于季孫白晉君以難復而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杜註曰快邾卿名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書辱也左傳公以齊敬哀始謀至晉然當造于境使者通之俟晉命來逆而後入今遽次晉地之乾侯則倨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公乃復還境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昭公如晉而返也齊侯使唁之實誚之也左右無門庸君之取辱小人之自剝可鑒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乃不得已而又如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公如晉必留公徒守鄆而鄆潰正義

曰或季氏導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曰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言前居鄆猶曾國中

故不書公在今乾侯則在非所在矣故書在以存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定公初立將以師納公范鞅者季孫夙以貨賂之者也爲之言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訊之意如練冠麻衣跣行伏對待罪且曰若得從君而歸願也晉侯之意善矣奸臣不即從之出師而召季氏召之又不使之待罪公朝而先會之他所朋奸欺詐共作無君

經書此深誅之也杜註適歷晉地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意如從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公曰諾衆曰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臣請復于寡君退謂意如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

者晉公不得歸按晉之唁公即納公也乃書唁而不書納何也一歎晉君之爲奸臣所蔽而不剛果一傷魯君之庸愚而莫可救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註不書邾史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前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入闞則魯地也

夏吳伐越

左傳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王使如晉請城成周都之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令城成周于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杜註國參子產之子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

昭公之孫也立公衍爲太子季孫意如于其薨時即扶之即位踰年啟元豈非定禮而意如必不肯使昭公之子尙有國也與仲叔謀廢衍立昭之弟宋觀後至夏迎喪令叔孫成子謂子家子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使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當日逐季氏惟公爲與謀未有公衍而並誣之意可見也是以一廢一立不能遽使定公柩前即位而踰歲亦無由行改元禮然先君實薨於前年而次年無

仍以先君記年之例于是定公以六月從喪入即位而追書正月爲元年聖人仍史文元年而削歳始之正月所以著意如之奸惡專擅廢立而失正朔改元之禮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三月何以正月無事而三月有之故以春王三月起也三傳俱春王斷句三月又句則何以與他年之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文同句異且春王二字無此文也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有辨晉人執仲幾城三旬畢

歸諸侯之戍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卽位不書日以非元月元日故書日以著意如之罪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毛氏傳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其宮祧久矣今忽別立以煬公繼兄而立季氏明立定之有前轍欲蓋其惡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酉月霜不宜降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毛氏傳云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為門築為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以中闕然為道也又稱觀稱象魏以懸法象使人觀其象魏魏然也胡氏襲公穀說謂雉門為天子五門之一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災而復作譏也

按天子五門為皋庫雉應路然諸侯亦有庫雉二門

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皐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卽天子之皐應非謂此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家語衛莊公返國繹祭于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卽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此以高爲貴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謬說也若子家駒言亦出自公羊他書無見者子家駒卽子家羈亦公羊變文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卽位朝晉也復故傳無文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人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爲首即劉文公也陳侯未葬父故稱子左傳蔡昭侯有兩裘一獻于楚昭王一自服唐成公有肅爽馬楚令尹囊瓦欲得之止兩君于楚三年必使獻而後歸之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之師而但書侵楚言入楚地而遂已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傳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其君毛氏傳曰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

下復書盟以終會之事屬按滅國殺君衆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前列諸侯之目此以諸侯二字總之郎十八國不及劉子或先歸或尊王官不與盟也但襄二十五年公會晉侯諸國于夷儀下云諸侯同盟于重邱與今會盟相類而今書公及何也胡傳謂公求為此盟非也十八國而晉主之公安能求盟哉或公欲固其位此盟亦有意焉故經探其意而書公及乎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卽劉文公蚠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蔡侯以晉無能爲乃又出子乾龜大夫之子爲質于吳而請伐楚吳與師蔡侯唐侯從之大敗楚師于楚之柏舉囊瓦出奔書蔡侯以者王在蔡也吳稱爵者蔡爵則吳不可不爵也且是舉也討楚之猾夏誅囊瓦之貪義兵也故當以爵舉也

庚辰吳入郢

左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入之楚昭奔隨初楚平娶太子建之妻生楚昭費無極譖建且言其傅伍奢共謀爲叛執奢召其子尚并殺之少子伍員奔吳勸闔

廬伐楚至是入郢左傳曰吳以班處宮穀梁傳曰日入易無楚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公羊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嗟乎世以復讎爲快談或傳而過焉然楚伉虐淫兇數百年晚而其臣貪欲無厭宜有此禍矣而吳爲不仁故亡亦不旋踵焉書吳入郢者舉國之辭也所以用凶於楚而其衆空虛越得而入之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然以楚故屢動干戈會閔其饑而饋粟義也

於越入吳

左傳吳在楚也謂乘間入之也越亦稱於越者正義曰夷言有此發聲也荒遠之辭也按鐵崖氏曰稱越從吳楚之告也稱於越以越告也舊史之文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歸皐闓曰世卿之弊閔僖以前未之有也惟齊有命卿高國始終于春秋而未嘗得齊政也操國之柄如二君始于晉之趙盾魯之季孫行父故文宣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然亦各國不同晉則以將中軍者

人為政生殺予奪皆由之其始趙氏郤氏中行氏范氏欒氏韓氏智氏魏氏遞主之郤滅欒亡而專於六卿范中行繼滅而存其四至趙魏韓共滅智氏則春秋以後之事矣齊之政自崔慶專之相繼以亡而陳氏得政高國位陳氏之上凡會盟聘問侵伐俱高國行之然無政柄也宋衛與鄭亦俱有世卿然亦不同衛之擅國者多纍亡孫甯是也鄭之政歸於七穆而惟罕氏世為冢卿子皮雖授子產政而子皮自為冢宰子皮卒子齹嗣以孺子而位子產之上子產卒子太叔為政子齹雖冢宰政不及焉宋之華樂魚向

皇靈皆宗卿也而右師爲政與晉相似惟魯獨異自季友有佐閔定僖之功繼之以行父歷相三君而政柄遂專於一家然其爲政之虛名尚與人共之也文六年行父見經其時爲政者臧文仲也至宣公纂位亦仲遂爲賊首而行父輔之者也至武子宿益專恣然其始爲政者叔孫豹也襄十二年宿欲作三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則豹之爲政可知又昭二十五年晉士鞅來聘叔孫昭子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輕其牢禮鞅怒可見專國之實在意如而爲政之虛名尚在舍也後世權臣多用此術如漢霍光

手操廢置而列奏必以丞相儆爲首是時魯君亦不過一虛名加其上而何有於爲政乎迨定哀之際季氏竟獨専之蓋三桓子孫漸微反畀人分其權哀十一年傳冉子云政在季氏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此其微也然仲叔之裔有孟獻子叔孫昭子等表表於人而季文子後無特達者且開罪公室家臣作亂皆賴仲叔力以平之故清役請戰孟叔不可而季康子不能強則其微亦見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毛氏傳曰許與鄭爲終始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哀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傳王子朝之徒有儋翩以鄭伐周胥靡晉使魯討之取匡歸之晉按自宣之末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三家四分公室兵賦皆出其手雖季之君將而無廢也然犯強隣從霸王則季君侵小國拔土邑則自爲惡甚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毛氏傳曰據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並報晉君聘也禮凡君聘必夫人同之然祇遣一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尊晉且欲詘辱三桓故特遣孟懿子報晉夫人之聘雖兩使而實一禮故並書之陽虎之執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宋使樂祁犂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綿上范鞅惡其王趙氏也言於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爲罪執之晉卿擅國而下矣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忌上闕何字左傳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杜註皆魯邑貳于齊者故此年冬圍之按政下移雖臣之惡而必其君忘政持柄以與人也季文子之專則文公之怠也陽虎居鄆陽關爲政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亦必季桓子怠而委之也乃文公怠而子爲季氏所戕孫爲季氏所戕所逐桓子怠而身幾爲虎殺怠之爲禍一至于此子曰先之勞之自天子以至於王伯不可易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杜注鹹衛地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

是諸侯無主盟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鹹之盟齊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

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

從之乃盟於沙沙晉地

齊侯衛侯盟於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陽虎將陷季孟公歛處父苦夷制之乃免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報伐我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杜註前侵未得志故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伐我晉士鞅等來救齊師已去晉師未入境

而還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杜註瓦衛地公至晉師會之鐵壺氏曰隱桓莊閔僖百年之中會盟之大者皆諸侯自主之而其小者乃間使大夫承事焉至于文宣則諸侯少怠而大夫張矣故魯君之會盟十有一大夫之會盟十有二然是時有魯大夫會盟外諸侯者矣有魯大夫與諸侯之大夫特會盟者矣其衆會而皆以大夫尸之者無有

也至宣十二年清丘之盟則四國稱人而無諸侯以
涖之是文宣之世將變而為成襄之始世也然成襄
之世大夫與諸侯猶更出為盟會也至于昭則君之
會一而不得與于盟而大夫之會六合而計之則天
下諸侯之會一而大夫之會四蓋列國之君無一不
失其柄者矣此申之會所以胥天下而聽于楚也至
定哀之世則魯大夫再盟邾一盟鄭而自皐鼬之盟
以及吳齊强國之會反無一不屬之公蓋平丘之會
意如見執三桓懲焉蓋自是以後齊晉及吳之盟會
皆使君試其危而已不與也亦猶伐齊侵楚推而屬

之公而曾邾費郈之師則三桓自將也魯君大夫之會盟與征伐相表裏而列國之會盟戰征皆與魯一轍察其始終則世變極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自瓦還將就衛侯而盟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盖惡其叛晉而思辱之也涉佗成何曰我能禮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蒞之盖司割耳取血之事皆卑者職也今衛人請晉執牛耳以爲君與大夫敵當大夫執之成何曰衛吾溫原

也䟽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
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不惟禮是事何盟遂叛
晉不盟晉人請改盟不許士鞅乃會成桓公謂鄭會
伐周闕外當報之乃同侵鄭蟲牢而遂及于衛蓋假
王師以討鄭衛經不書深惡其無禮而失霸也于時
齊宋鄭衛皆去晉逮明年及齊平而魯亦去晉矣鐵
壺氏曰晉自召陵以後凡役皆書侵蓋公室卑諸大
夫各固其私故凡有公討皆小有侵畧而遂還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又令我伐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註曲濮衛地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毛氏傳曰從順也先公閔僖也文二年文公躋僖公於閔公上爲逆祀今變而順之據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與叔孫輒叔孫志五人同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代叔孫氏陽虎代孟氏冬十月于僖廟審諦昭穆順祀而祈

焉以明己之去三桓欲彊公室爲順非爲逆也扶經

書從祀必虎假公命而爲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微者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成王分魯公之物也左傳陽虎以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

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

亂也盍備之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入蒲圃桓子乘間

語林楚脫己于難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徒死

而已何益于主桓子曰能以我適孟氏乎許之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爲言築室於門外楚怒其馬驟之入孟氏門陽越射楚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脫甲入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公斂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乃入讙陽關以叛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于魯魯伐陽關虎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已而奔晉主趙簡子按陽虎謀殺季氏不成據邑以叛奔齊適晉亦我國成敗一大事而經俱削而不書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何也蓋以此爲順耶則虎狂險顛越全無訏謨不能爲順也以爲逆耶則虎叛季氏非叛公室不可謂逆也且三家視虎如虎而聖人曰此盜也視虎殺季桓如天翻地覆而聖人曰此以盜攻盜也皆無足道者也無足道則削之已耳惟寶玉大弓先王賜之宗國守之

輿山河城池同承者也遭竊幸得謹而書之足矣聖人之筆削高嚴乃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齊伐晉夷儀衛助之也杜註五氏晉地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來伐我晉不能救故與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齊魯既平故約會夾谷孔子相儀及會齊以萊兵將刼魯侯時孔子先具武備見萊人即奉公退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蓋周王會命齊侯爲諸侯之伯故可以甲車從但齊侵魯邑既好當歸于魯以供賦役故

以反田要之不書盟者要盟不潔畧之也又按季桓懲于陽虎之禍故發憤而用孔子其如庸怠之不終何哉然孔子雖去而其家政遂決之聖門之徒如冉求等此亦聖門出處一大關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報五氏之役也然衛終不成因曰衛之叛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遂殺佗成何奔燕嗟乎鞅始用二人辱衛繼又殺之謝衛顛倒如此晉霸掃地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以聖言遂之杜氏曰三邑在汶水北故稱汶陽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毛氏傳曰魯政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郈宰侯犯據郈以叛郈者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毛氏傳曰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郈工師駟赤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郈奔齊齊復致郈于魯而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

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偽疾不肯
行祁子溷告大心將作亂宋逐之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公子地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
予向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腫母弟
辰曰子姑辟君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而公不
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蓋亦謀晉也

叔孫州仇如齊

杜註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宋公弟辰曰吾勸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廷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石彄皆宋卿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鐵盉氏曰奔未必佗與彄之所欲也爲辰所脅也故書暨入蕭以叛則同惡相濟而志乎亂矣故書及按宋公不君不友而辰亦不臣不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從叛也大爲宋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公圍成不克墮

毀其城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左傳曰仲由將墮三都蓋仲氏義勇以邑無百雉之城三家僭越已久今乘家臣據叛三家患之故因而使墮又傳云費人襲魯仲尼命二大夫下伐之則仲尼亦與其事矣然而不克成而遂已者何也蓋事有當行者有當止者有在行止之間者有半行而當半止者三家之邑城越分可墮也然已設城而墮之傷也或自此不修築之耳且成非郈費比也郈費叛成未嘗叛也又郈費惟邑大耳與魯形勢無甚關也

成在魯北境齊人窺我所必經者故昭二十六年公居鄆而齊即欲取成以便其私是成孟氏之保障而即魯之保障也墮之以銷私强可也不墮以爲國險亦可也經于墮郈書叔孫墮費書季孫而圍成獨書公則孟孫陰與處父約駕言有他事而委之公徃也明矣曰圍成則成人不肯墮而乃圍之也明矣曰公至自圍成則必圍成之後三家與仲尼議郈費已墮成且姑存而請公撤師以返也明矣是以不書不克也聖人之臨時而不固執如此三傳不能詳漢宋之儒徒侈仲尼之弱私家而不顧其前後遂使聖經之

昭然俱載者而湮沒不明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薄伐晉而還

夏築蛇淵囿

杜註書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齊衛之師既次五氏又次垂葭趙鞅恐前衛之

賂已五百家置在邯鄲者將與齊衛通也命邯鄲午

夫趙午徙置晉陽午遲于用命殺之午子稷與其臣涉賓以邯鄲叛而荀寅午之舅也與其姻士吉射俱與午睦故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按傳稱趙稷涉賓以邯鄲叛而經削之趙鞅逃難而筆以叛晉陽雖鞅之食采而實晉君之邑也鞅據為已有而以抗本國之師非叛而何矣聖人深惡世卿擅權專國無君而其下之陪臣則畧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不曰政不在陪臣以陪臣執國政仍大夫專政委之其下也不曰政不在諸侯以諸侯各有國政雖天下有道國內之政諸侯當自執

也

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韓魏黨趙氏而惡范吉射荀寅使荀躒言于晉侯曰晉制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不均請皆逐之冬知韓魏奉公以伐范中行不克二子反伐公敗奔衛朝歌不言奔而言入者引兵而直入之也此亦叛矣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復以趙氏請乃歸之毛氏傳曰晉陽即晉也而曰歸于晉若從敵國歸者罪鞅也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南子訴之曰戌將爲亂

衛侯逐之其黨趙陽亦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戌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斬其將指而取其屨師敗而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左傳晉人圍朝歌謀救之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謀救范氏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天子之大夫也脤者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脤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蓋賜同姓諸侯者本定禮而周行故行必告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蒯聵以南子淫亂謀殺之事泄出奔
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蒯聵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鐵壺氏曰辰奔則仲佗石彄樂大心必皆潰矣
大蒐于比蒲
自桓以後諸公皆不書蒐狩昭定哀乃屢書者三桓
各有分軍而觀兵以自雄也慨之也
邾子來會公

杜註來會于比蒲也以不用朝禮故曰會蒐公往者

軍屬三家而邀公以虛名總其上也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毛氏傳曰周五月爲夏三月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

分三月則過分矣故杜氏曰過也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註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毛氏傳曰齊衛救朝歌而次以待之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公羊傳曰定姒者何哀之生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曰禮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鐵壺氏曰以前夫人嫡母生母皆別謚此稱配以先君之謚者季氏弱其君而卑其母以爲不足別謚也

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報柏舉也蔡侯出降楚人使遷國疆于江汝之

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杜註不言所食非一處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救范氏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至改元而遽伐之且又取其

田且又與之盟要以必得晉不主霸三桓遂亂行無

忌故頻書以罪之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毛氏傳曰襄十九年經書取邾田自漷水謂邾還所侵魯地也則漷田原屬魯地但其地以漷為界今田在漷東則踰漷矣是魯新取邾地非舊田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家同取邾田而盟無季孫者二氏代盟也杜註句繹邾地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定十四年蒯聵出奔然奔宋非奔晉也晉趙鞅怨衛靈之助范中行而救朝歌也未有以報之聞衛人立蒯聵之子輒而蒯聵在外因搆而强納之乘衛初喪未葬宵夜兼行使蒯聵袒絻八人衰絰詐爲衛之迎太子者入戚而哭啟其門而入遂據之按書趙鞅帥師者鞅借聵以報怨也稱世子者聵已立爲世子而自奔非衛靈廢之也世子則父卒可以嗣矣輒以子而拒其納非名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趙鞅遇于戚城南之鐵邑陽虎請戰鞅以蒯聵爲右而敗之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蔡畏楚而請遷於吳既遷之吳以師來蔡侯殺公子駟以說于吳謂不時遷駟之爲乃遷于州來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趙鞅與蒯聵敗鄭師于鐵取齊粟千車而去故齊報

師衛以子而拒其父爭國同圍戚爲先齊次衛者齊大國主兵故先之若其事則分別論之如前鞅帥師納蒯聵于戚各論可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即曰其桓僖乎宮者遷廟中之宮也惲皐聞曰服虔謂季氏出桓公而爲僖所立特崇其宮蓋同在遷廟一址之內而特宏敞于羣宮故孔子聞災而斷其爲桓僖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髠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毛氏傳曰獵公子駟之子鐵壺氏曰殺駟國君大夫主之也獵則國人懼其為亂故衆遣之獵不欲遷吳故放于吳以苦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入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大夫文之鍇至殺翩其黨公孫辰逐之公孫姓公孫霍殺之杜註翩賤者故稱盜蓋爲諸大夫所使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來曰晉楚有

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武關道以聽帥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乃誘蠻子執之以畀楚書晉執歸楚深恥晉也

城西郛

不能振武以自强而屢城西郛與楚之城郢宋之城下一轍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三傳註疏曰武王伐紂分亳社於諸侯所以戒亡國也其社屋之不受天陽故可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晉范中行氏由朝歌奔邯鄲而趙鞅圍之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邯鄲不得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齊國夏乃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入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至是鞅又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鞅乃伐衛遂圍中牟鐵壺氏曰晉至定公時凡討

皆書侵其書圍伐者則趙氏之私怨也此伐衛明年伐鮮虞是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景公娶燕姬生適子早卒諸子皆未立獨嬖鬻姒之子荼而未有命也及疾使國夏高張立荼而寘羣公子于萊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孫還如齊

毛氏傳曰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毛氏傳曰禮喪月數閏如閏月卒從閏月數也葬月不數閏除閏數月也今旣閏月葬則必除閏數之已滿五月而後可以葬公卒在九月而是冬卽葬毋論閏在何月卽十二月閏而除閏計之亦止四月況是年長厯閏在十一月則三月矣三月速葬書以見陳乞之將行弑而悤悤葬君不以禮也若公羊謂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何爲以閏數喪數畧也夫喪不數閏而此獨曰數閏已不可解至推其說則曰喪服期三年不數閏而大功以下數閏爲數畧也于是漢晉諸儒皆定爲期三年不數閏功緦數閏以

爲律令夫功總計月期三年計年然其爲時日則一也以年計者不使闕時日而謂計月者可獨闕之固已不通且喪數未嘗畧殺少也服數既少而又從而畧其數則爲數何幾故先王制禮但畧多而不畧少如三年之喪期而練再期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而期之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禫內數七月而期之禫反外數兩月何也不畧少也故古有稅服謂聞喪之遲服數將滿而追服之也然大功以下追服倍嚴故檀弓曰緦小功不稅則兄弟遠處終無服也以月少易過而詳之也公羊一時

曾說而儒者遵之亡春秋以及禮可惜也

六年春城郛瑕

以上數城杜註皆曰備晉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以納荀寅于柏人鮮虞與也

吳伐陳

左傳吳之入楚也召陳陳不應今伐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陳乞陽事高國而陰謀去之以便廢立日譖于

諸大夫乃以甲入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而如

公戰于莊敗衆追之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柤地闕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陳乞召公子陽生于魯遽夜至乞舍于家因
者而入之公宮將立之盟諸大夫鮑牧醉而往其
鮑點曰此誰之命也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
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
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

不必亡一大夫君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乞遂去荼母醫姒而殺荼之黨然未及荼也陽生使求毛告乞曰器可兩君不可兩也乞不對旣而泣曰君長矣尙疑臣之不從君乎盍教以自爲也陽生乃使毛遷荼于駘未至殺之野幕之下按經書陳乞弑其君乞誰欺也鐵壺氏曰楚比陽生或書歸或書入何也楚虔亟暴國人從亂如歸故比歸易辭也陽生稱入而匿乞家則入難辭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伐又伐之時無霸主遂各貪欲淩弱如此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毛氏傳曰左氏謂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夫鄭叛晉已久何待此時侵之且宋自定六年晉人執樂祁犁之後晉宋之好已絶何緣又承命而爲之討叛況九年宋公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而伐宋豈有宋爲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惡宋者左氏誣說也愚按定十五年經曰鄭罕達帥師伐宋傳曰敗宋師于老丘而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

嵒戈錫六邑子産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來奔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以處之葢宋公子辰叛蕭來奔之時其族人有奔鄭者罕達爲之伐宋而留處焉遂結怨隙老邱想卽頃邱之旁邑也至哀七年春宋皇瑗侵鄭以報之至冬宋人圍曹鄭亦救曹報焉迨九年春鄭罕達之嬖臣許瑕謀外取邑于隙地之側遂圍宋雍邱宋皇瑗反圍鄭師取之秋宋公又伐鄭十年宋人又伐鄭皆報雍邱之役也十二年宋向巢乃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處此者而圍嵒乃鄭罕達救嵒于十三年亦圍宋師取之于嵒是

定哀間宋鄭之搆兵以此六邑爲終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左傳吳來徵會前叔還已會之于柤至是公又會于鄫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饗我百牢矣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饗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力言其不可孟孫贊景伯諸大夫附季孫不悅而罷遂

伐邾入之處于公宮師晝夜掠以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請救于吳謂夏盟鄫秋而背之違君命矣惟君圖之吳從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如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前冬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邱曰揖邱曰大城曰鍾曰邘示必取也今遂入之然孟子有曹交曰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趙邠卿註曰曹君之弟似尚有曹者豈取其邑而存其國與

吳伐我

左傳吳爲邾故伐魯時公山不狃在吳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逞使爲率故道險從武城吳師進至夷戰獲一車而同車三人俱死吳子曰國有死士未可望也及次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子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廷得三百人有若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乃行成而還

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即位來逆康子叔父逼焉弗敢與也齊悼怒伐我取二邑而

公羊穀梁皆曰齊人邾畏齊討賂以二邑及歸邾子乃歸二邑與左不同愚按經書爲邾伐我者吳也陽生新立未必爲邾且旣得二邑而邾子歸遂歸邑陽生何能如此之仁且義者但伐我取邑經無其文文與宣篇取濟西田同又似賂者考左傳亦云齊將請吳伐我乃歸邾子蓋陽生實爲季姬而假名爲邾鄆本齊所歸以兵聲言取之曾不待兵至遂往賂之因歸邾子且平齊歸季姬齊又假名歸邾以歸二邑故三傳所記不同而實一事也及者以大及小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將請吳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及齊平齊悼逆季姬以歸嬖之歸二邑書齊侯驟取驟歸必有其故矣考之乃爲一淫婦知其不終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鐵壺氏曰左氏例覆而敗之曰取觀傳載使有能勿

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隱十三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哀之篇取師者二齊桓既興以後晉霸未衰之前幾二百年未有書取師者蓋懼霸討而未敢亟暴也故王迹熄而天下爲春秋霸統散則天下爲戰國春秋之不遽變爲戰國亦霸者之功也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毛氏傳曰據傳吳討邾囚邾子令脫而來奔但吳以救邾伐我今又偪邾來奔邾以我執之故求吳伐我而今又奔我搆兵䟦亂如蜩如沸此春秋之所以入戰國也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齊請吳師伐我得季姬而平又辭吳吳乃城邗溝通江及淮召我儆師而我從之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以說吳赴至吳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而還杜註曰疾赴故不書弒與鄭伯髡頑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報其救范氏也然鞅伐喪反慙于吳子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公孟彄以蒯聵黨奔鄭又奔齊今自齊歸

衛杜云齊納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齊以我從吳師憾之遣國書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與冉求議使二子戰于竟或竟內二子不可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從者非魯人也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三百人爲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越五日右師始至遂及齊師

戰于郊師不踰溝樊遲請左師伸約信三刻而踰之師如齊軍右師奔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遁毛氏傳曰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不書我敗以左師勝也不曰某鄙以戰于郊也鐵壺氏曰前此被兵每書四鄙惟哀之篇四書伐我蓋定哀以前公室雖卑而三家協心尙可以扞禦外侮至是陪臣數叛三家異心莫肯爲國任患故吳齊徑薄國都而莫之過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

揆服脯為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
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為艱郊之役也死獲國書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世叔齊娶宋朝女而嬖其娣及朝出奔孔文子
使齊出其妻而妻之以女齊不忍其娣仍置之他室

如二妻文子怒奪其女回齊出奔衛人立齊弟遺使
室孔姞春秋列國世卿之無人理類如此毋怪取人
之變而爲科目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
退而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則以丘亦足矣
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乃卒用田賦俾皐聞曰田賦
者古以兵爲賦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爲田一
萬三千八百畝共出馬一匹牛三頭是公田不在此
數也今計稅畝以來公田已令井中八家分有之而

各出稅矣則亦可按田出賦每井有公田百畝是一
百二十八井又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而增賦焉一
匹牛三頭蓋八邱而增出一邱之賦也且按田出之
不以邱計故曰田賦若杜註云邱倍出賦則太暴矣
且仍以邱計何言田賦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
返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
拜鐵壺氏曰昭公君國二十餘年而孟子不稱夫人
不書薨季氏不以小君之禮葬也使孔子正之而書

夫人子氏薨則悖亂之迹隱矣夫人之娶也失禮則
書而孟子之娶不書何也豈昭公自知其非而命勿
籍與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則自知
非禮故也按經書孟子卒者以季氏重抑昭公遂指
娶同姓諱稱子以貶其喪禮故如其意而書之以見
其不臣也而傳因載其逆迹曰孔子與弔適季氏孔
子時已致仕朝無喪次故往弔于主政之季氏也季
康拜弔者禮也而不服初喪之絻不環以經徒頽然
下拜是不爲小君成服也不臣也毛氏傳曰放去也
即不經也舊解謂孔子放絰而拜非也孔子何爲從

季子亂也且弔喪無拜禮也

公會吳于橐皋

毛氏傳曰吳召會也據傳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乃止杜註橐皋吳地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杜註鄖吳地蓋衛宋皆往會吳而公又私與之會也此時任吳之主盟中國而晉楚皆置若罔聞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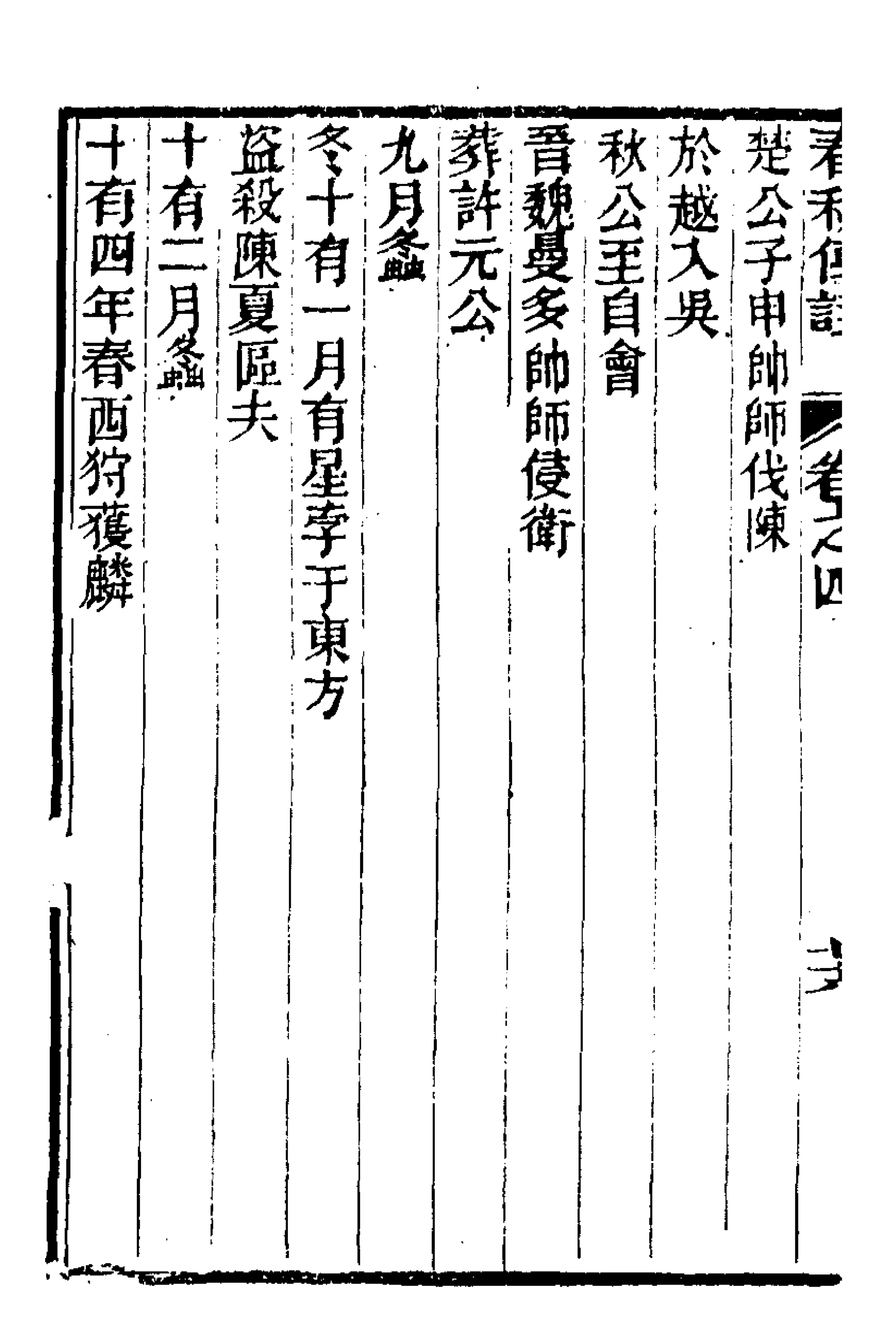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吳夫差北征會晉先是夫差敗越于夫椒以報檇李越王句踐以甲楯五千保會稽求成夫差許之伍員諫不聽至是乘閒伐吳獲太子友遂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恐其聞也刎之盟與晉爭先吳先晉毛氏傳曰黃池衛地鐵壺氏曰晉公及晉侯會吳于黃池則晉帥諸侯以逼吳之辭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則晉主會而吳人聽之詞必書會書及而後兩霸之實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毛氏傳曰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周之春卽夏之冬也西𨼆西也愚按孟子發灸射禽一朝而獲十獲死獲也家語云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孔叢子云麟出而死吾道窮矣皆解爲死獲麟仁獸也則王者之迹尚存也獲則王道不行矣

恕谷先生晚年註春秋以爲聖經儼在註疏家雖多
未有如先生者繼曾讀先生書有年惜諸刋板俱遭
回祿易詩二傳註鄉里已有重刋春秋僅存底稿攜
來江右忽忽數年深恐先生之書不傳不但負先生
闡經衛道苦心亦自負生平願學先生之志今於公
暇之餘校讀再三敬謹付梓庶人人得讀是書不至
以春秋爲斷爛簡先聖靈爽實式憑焉快何如也
時
同治八年二月二十日高陽後學李繼曾敬跋